

宋代的神童

□青 丝

现代家庭对于小孩的教育都极为重视，从学区房到各种课外培训班，或聘请名师家教一对一进行辅导。很多父母竭尽人力物力，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成龙成凤，实现阶层跨越。这种现象在宋代也曾经出现过，在出人头地的高期望值下，教育焦虑一直存在，具有悠久的实践历史。

宋代为了囊括天下英才，激发读书人的参政热情，于科举制度上有很特殊的设计，除了成年人能够参加科举，还有专为儿童设立的选拔渠道。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只要熟读经书，成绩优异，经地方举荐，即可录入太学，成为吃皇粮的监生。后来朝廷又进一步把选拔年龄下降到10岁。从全国各地录取来

的早慧天才，经过太学、宰相、皇帝的层层考核，便可进入仕途，获授相应的品级待遇，成为官僚阶层，时人称之为“神童举”。

“神童举”虽然在录取标准和人数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完全是看朝廷的需要和皇帝的心情，但也为千千万万期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寒门庶族子弟，提供了一个提前突破阶层壁垒的途径，其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可想而知。而且，人们也得以亲眼目睹了好些一步登天的例子。如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7岁时就因聪慧能文，受到宋太宗的优待重用，赐进士出身，后来成为翰林学士。另一个苏州籍神童刘少逸，13岁被举荐入汴京，宋太宗御试其诗赋，大为称赏，当即授了他美官校书郎一职。还有名满天下的晏殊，7

岁就已非常出名，14岁时经“神童举”入朝拜官，宋真宗赐其进士出身，后来晏殊出任宰相，成为仁宗朝的鼎盛之臣。

这种“黄金满贯，不如教子一经”的榜样效应，在民间各地激起了热烈反响，早教、优教之风空前高涨。当时江西的读书风气很盛，出过不少神童。宋神宗年间，江西饶州出了个神童朱天锡，11岁即获授官职，进入仕途，更是对那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形成了强烈刺激，引发了一场教育竞赛。很多家长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根本不管自家孩子的资质如何，有没有读书的天赋，从小孩五六岁起，就严厉督促苦读儒家五经。有些小孩生性活泼爱动，成熟度又不够，过早读书，很难集中精

力，容易走神开小差。望子成龙的家长，就把小孩放进一个竹编的大篮子，用绳子高高悬挂到树上，隔绝小孩与身边环境的接触，期望令其心思和精神完全集中到书本上面，培养出专心致志的毅力。

家长对早教、优教的重视，又促进了培训市场的繁荣，出色的师资成为了稀缺资源，人才紧俏。那些具有耀眼光彩的老师，都是名声在外，为了抢手，家长想要聘用，双方须事先谈妥价格，一对一地教会一本书给多少钱，报酬与所授学业的成绩挂钩，以此保障教学能力与高薪相匹配，完全是一边倒的卖方市场。然而，站在小孩的角度，枯燥繁重的学业，以及被寄望成为神童的巨大压力，导致很多人的天性被抑制，且时常被家长和老

师责罚，无法陈述抗争，内心苦闷抑郁，加上昼夜读书的辛苦，致使许多人未成年即夭折。即使坚持下来但未能成为神童入仕的人，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灵创伤，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成为了悲剧性人物。

不论古今，教育都是人学，即根据人的天赋、爱好、智力发展倾向，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发挥出受教育人的卓越禀赋，崭露头角。但人的资质各有高低，也是客观上的事实。能够理性地接受平凡，并且因这种平凡普通的人生而同样感受到快乐，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反之，若为了硬求达到目标而无视常情规律，拔苗助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里的北宋神童仲永，最后泯然众人，即为活生生的例子。

制图/黄江霆

棍棒儿

□尹 画

我现在吃东西，就吃一个好奇。

春天时，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吃，红通通，水晶一般，名字特新鲜，叫——棍棒儿。

这是什么东西？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棍棒”二字，也不知该怎么读。用“读半边”的土方法，蒙对了拼音，打出棍棒百度一查，说是一种蔷薇科植物，果子长得像梨又像苹果，和我见到的红通通水晶一般的果子看似并不是一回事。

“棍棒儿”到底是什么嘛？我很好奇，于是买了盒“红通通”回来自己验证。

收到棍棒儿，见包装盒上印了这么一行字：“老北京著名小吃。老舍、梁实秋、赵珩、肖复兴、富察敦崇等名人笔下所珍爱的美食。”立时就激动起来，享受的不是滋味，而是欣喜的过程。我们爱上某样东西，有时真是跟着名人切入的。就像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去日本留学，两人就曾一起追捧过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

棍棒儿其实是水晶山楂。一颗颗去籽山楂卧在果冻似的红色果胶里，晶莹剔透。口水“嗷”一下就渗透出来，吃了一勺，酸酸甜甜，清凉爽口。这道小食，传说也是吃货慈禧太后“作”出来的。有一天，吃腻了山珍海味的慈禧太后，点名要吃山楂来解腻，宫里人不敢怠慢，立即动手研究，最终制作出这一款水晶山楂。慈禧吃得开心，于是御赐亲封棍棒儿。棍棒儿，即为满语山楂的音译——原来，棍棒儿同棍棒确实是两码事。棍棒儿是水晶山楂，棍棒则是另外一种植物。

前些日子，我去北京出差，也是因为好奇，特地跑到东四胡同去追捧慈禧太后发明的菊花锅。店内的菜单极富北京特色，用的都是北京方言，非常有趣，比如拔份儿的羊肉、念央儿的鲜杂、不少时蔬、砸瓷儿的主食、见天儿响的料碟儿、真真儿的北京小吃……我当时点了一些涮菊花锅的食材，还随性点了份真真儿的北京小吃：京糕梨丝。

待到京糕梨丝端上桌时我还没意识到什么，等到吃了两口，呀呀呀，我惊喜地叫出声来，这不就是梁实秋笔下的“棍棒拌梨丝”嘛——春天时，我一边吃着棍棒儿，一边曾查看过棍棒儿背后的故事。梁实秋在其散文《馋》里提到他的一位亲戚，于一个风雪黄昏，买了四只鸭梨回家。其父亲啃了半只梨后放下来，披衣戴帽，拿着小碗，冲出门外。一小时后，碗里装着棍棒儿回家了，原来馋嘴父亲是想吃“棍棒拌梨丝”这道风味菜。雪夜冲出门去买菜，可想而知，这道菜美味如何了。而我无意间点了道名人笔下的菜，自然而然，又兴奋起来。

其实，如今物质丰富，“棍棒拌梨丝”也未见得有多么好吃。不过吃的时候联想起梁实秋，又重温了一番春天的棍棒儿时光，面前的这道京糕梨丝就变得真真儿的好吃了。清爽的白梨丝，拌着酸甜的红山楂丝，关键是融入了我的个人情感，一道凉菜，就吃出了倍儿爽的感觉。

实际上，现在谁还差一口吃呢。我之所以汲汲不懈追求着吃，无非是想保持一颗好奇之心；不断尝新，乃是想为平淡生活加一块糖。

比亚兹莱作品《孔雀裙》



比亚兹莱与《莎乐美》

□陆小鹿

我是在一个读书沙龙上知道奥勃里·比亚兹莱的——

2017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中文影印本。这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文学季刊，出刊时间是1894年至1897年。虽然杂志只持续了4年时间，累计出版了13期，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比亚兹莱，时任这本杂志创刊时的美术编辑。他为杂志插画了不少黑白图，充满比氏的思想、诗性和想象。许多中国文人看了后纷纷爱上他，梁实秋这样评价他：“把玩比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死灰复燃。”叶灵凤不加掩饰地赞美他：“我一向很喜欢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插图画家比亚兹莱的书籍装饰画和插画。”鲁迅甚至自费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并高度评价他：“没有一个艺术家，作为黑白白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美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一般广阔。”

可以说，在艺术道路上比亚兹莱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独树一帜的画

风，融合了拉斐尔前派、日本浮世绘等流派的精华。他用黑与白、线、面、简与繁，赋予人们一种奇异的审美心境。人们发现，比亚兹莱的画那么富有特色，在美的表象形态下暗藏着抽象式精神的腐败，比亚兹莱创造出用变形的美来描写罪恶的绘画方式。除了《黄面志》，他还留下《亚瑟王之死》《萨沃伊》《莎乐美》等著名作品。

关于《莎乐美》有段趣闻。1893年，王尔德的法文独幕圣经剧本《莎乐美》出版了。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比亚兹莱，在扉页上写道：“九三年三月，赠奥勃里，你是除我之外，唯一了解那七种面纱之舞，并能看见那不可见的舞蹈的艺术家。”比亚兹莱收到书后，很快读完，激情难耐，于是选取剧本的高潮部分，创作了一幅黑白装饰插图，题目是“约翰，我吻了，我吻了你的嘴唇！”其怪异的构图，神秘的线条引起出版商的注意。

彼时，英国出版商决定出版英文版《莎乐美》，并请比亚兹莱画插图。比亚兹莱读了英文版后，觉得不能表达原著精神，便主动向王尔德提出由他重译。可是，比亚兹莱费力翻译出来的版本王尔德并不领情，最后还是

启用了初译本。比亚兹莱备受打击，决定要用超凡的绘画艺术来取代被打击的文学自尊。

他精心绘制了各种形态的莎乐美，线条简洁优美，配以浓重的黑块，留有大量空白，引导人们去寻觅画中的寓意。值得玩味的是，他还将王尔德的漫画像藏于几幅作品中，像是故意向王尔德挑衅似的。

1894年3月，由比亚兹莱担任装帧设计和插图作者的英文版《莎乐美》出版，在伦敦引起轰动效应，比亚兹莱由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不出所料，王尔德恼火极了，认为比亚兹莱的画风与他的剧本内容毫不相干，比亚兹莱理直气壮地回驳道：“插画是绘画艺术中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没有必要成为一种文字的图解，再去表现一个作家已用文字描述过的东西。”仔细琢磨，比亚兹莱的话没错。插画不必是文字的附属，它应该是文字的锦上添花。

假如，能够活得长寿一些，我想比亚兹莱完全可以在插画界做出更大成就。只可惜天妒英才，这个从小就患有肺病，一生笼罩在死亡阴影里的艺术天才，26岁那年就因病早逝了，留给世间一声宛转的叹息。

一根头发的战争

□方 闵

老温两口子，是人见人羡的神仙眷侣，都四十出头，事业有成，男的当律师，自己执业之外，还当五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女的在政府机构当办公室主任。女儿上大四，法律系的高材生，老爸早说好，他所有的那个人脉铺植本市上下的律师事务所，将来由女儿掌管。

“咱老两口，还不至于享福——旅游去！”每次酒酣，他都这般宣告。

可是，在今年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老温夫妻的缘分差点到尽头，起因于一根头发。

那个清晨，老温夫妇要去茶楼饮茶，他出门之前，和往常一般，面对梳妆镜又黑又密的偏分头，满意了，正欲离开，摸摸上衣口袋，牛角梳子在，便进卧室找。但凡走进公共场所，务必把头发整理好，这是他的招牌，而梳子，乃是和信用卡、驾驶证、驾照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自己找也罢了，偏偏要老婆代劳！”老温最懊悔的便是这一细节——老婆问：“梳子会不会掉在床上？”老温不置可否，老婆把被子翻开，细细寻觅，找到梳子的同时，在白床单上捡到一根头发。

温太太把头发放在一个秘密角落，不动声色，照旧和丈夫出门。中午回到家，趁老温睡午觉，把那根头发拿出来，放在老温用来读报的放大镜下看了又看。首先肯定，不是她的，她因为脖子短，早听美容专家的建议，从35岁起短发便固定成型。这一根长达一尺，柔细、润泽，只有年轻女子才可能有。她得出这个结论以后，哭了一次。晚上，纵情想象，一年轻美貌的女子，瞅一个空隙来家里和丈夫共赴巫山。哪个空隙被钻？第一个可能是一个半月前她和办公室的3位同事到姐妹市去考察图书馆收费的改革，有一个晚上没有回来，这么快就被取而代之了？第二个是9天前，局里有应酬，她晚上过了12点才回家。想下去，老温公愤，不一定在这双人床，他衣服

上粘上她的头发也不是不可能。往下，想到丈夫和一个陌生女人的裸体，想到激烈的做爱，想到自己所受的伤害……丈夫在身边轻轻打着呼噜。她悲哀地起床，在洗手间里，关上门，呜呜地哭。

第二天，老公起床，在洗手间梳理宝贝头发时，发现老婆眼睛红肿，问了一句：“怎么啦？”她不回答，走开了。从此，她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发火。老公开头很急，追问许多次，她都满含幽怨，摇头了事。慢慢地，老公麻木了。老公的表现更加教老婆肯定，男人另有心上人这绝情话。于是作出极端反应，以受不了他的解气为借口，分居睡觉。一对恩爱夫妻，经过大半年的冷战以后，终于爆发。

那是除夕，吃过毫无欢乐气氛的年夜饭，女儿早就被父母莫名其妙地冷落烦透了，躲进房里，进入微信的朋友圈。老温忍无可忍，对太太说：“你究竟是什么心病？说是更年期，又没有那么老。是我对不起你吗？尽管说。”太太叹口气，眼珠子向着天花板，意思是：你干的好事，还装傻！

“如果是我伤害了你，暂时分开不是不可以，不过先搞清楚，是什么问题。”

“问你的情人去！”老婆猛然冒出一句，然后，是重重的关门声。老温懵了，哪里来的情人？他干笑着，故作轻松问：“在哪？你送我一个？”

“问你自己！说，长头发哪来的？”她指着双人床，吼叫着。老温反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原来根子在“头发”，才“一根”。他呵呵笑起来，“哎呀呀，何不早点说啊！”

说啊，现在！不说个明白，饶不了你！”

“这个，这个……”老温成竹在胸，却说不下去。

怎么解释，你在自己的床上，出现一根并不属于老婆的头发？老温以为身正不怕影斜，从来没带别的女人进卧室，床上绝对

没有冒出这根头发的可能，可是，这怎么证明呢？

老婆大人从床上捡到一根长头发，却是和太阳从东边出一样的事实。老温发起慌来，指着天，说：“我发誓，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一出门就给车撞死。今天去不了，春天一打雷我就给劈了！”

“我有的是证据，你要否认，也得有。”老婆坐在扶手椅上，看着他落力表演，心里更恨了。

好的，我拿证据。老温气鼓鼓地说。

老温到底拿不出洗脱自己的证据。好在老婆这么一爆，累积的压力纾解了，她也看不出老温有什么新的劣迹，不再苦苦相逼。但对丈夫的“奸情”，秘密探访了一个月。不是要价无法接受，连私家侦探也雇了。最终没有丝毫进展。两口子照样过日子，但双方的心病，是没法治了。

五天过去，温太太的疑团

终于破解，因为极为偶然的缘故：那一天，温太太回娘家，给70岁的母亲庆祝生日。她娘家是大家庭，她的四个姐妹、两个兄弟，加上配偶、儿女，十多口聚集在一起。吃过晚饭，尽欢而散。离开前，温太太打开手袋找纸巾，发现底层多了一只别致的发夹，镶嵌着亮晶晶的嵌金小珠子，做工极好，她十分喜欢，但并不是她的。她怎么也想不出，发夹怎样走进手袋。她以寻找长头发的主人的热情，问遍可能打开她手袋的亲友，没人承认。

一天清晨，她忽然想通——老公有头发，我有发夹，都来历不明，如不扯平，这辈子不得安生。

制图/郭子君



初冬之韵 汤青/摄

两根圆木

□梁柏文

队里拆建两间泥砖房，换出两根屋梁圆木。本来要放进仓库的，可实在腾不出地方，只好摆放到门口。

职工经过少不了瞄上几眼。这两根圆木电线杆般粗，约3米长。不是杉木，应该是野生杂木，看上去木质还不错。张三心里想，这两根圆木要是丢去太可惜了，如果给我至少可做一张餐桌。

张三见圆木在地上躺着十天半月无人理会，心想可能队里不要了，趁天黑没人注意先下手为强，抬回家里斜摆在墙角，打算观察一些时日再动手。

李四早对两根圆木垂涎，老婆催他早动手，他说再等等。怎知突然让人捷足先登，心里暗暗后悔。老婆骂他胆小如鼠难成大事。本来家里要搭个阁楼就差两根圆木。他越想越气，自己没得到，他人也休想。

于是，李四向队长胡须报告有人偷了队里两根圆木。胡队长怒问，谁这么大胆？

胡队长启动喇叭大声喊话，谁偷拿了公家的两根圆木，赶快放回原处。如让查出……

张三惊出一身冷汗。夜深人静时，张三忍痛悄悄把两根圆木抬回仓库门口。

第二天一早，李四发现两根圆木回来了。他心里发笑，又跑去报告胡队长。胡队长拍拍李四肩膀，表扬说，你关心爱护公物，警惕性很高。

李四暗地琢磨，到底是谁想侵占这两根圆木呢？他私下排查仓库附近的几户人家，觉得张三嫌疑最大。这家伙就喜欢占便宜。

正值雨季，雨一场接一场。李四从仓库门口经过，看到雨点打在圆木心里很着急。日晒雨淋，这两根圆木很快会坏掉的，得想想办法。他冒雨把两根圆木架到仓库门口的檐上。这时，胡队长刚好经过，就问，你要干什么？

“我担心公物损坏，先保护起来。”李四反应很快。

“爱护公物，人人有责，”胡队长说，“不过，这样不安全，小孩摔跤会伤人。”

“那怎么办？”

胡队长正挠头，李四用手指着不远的家门，“放那边吧，我用铁线捆牢，不会有事。”

胡队长顺着李四指的方向望了望，点了头。这样，李四得到“圣旨”，名正言顺地把两根圆木抬回家门口并用铁线捆牢。他想，这两根圆木就归我管了，谁也动不了。等时机成熟就用它做两个木箱，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将来带去农场中学读书用。

张三对李四的检举揭发咬牙切齿，他站在自家门口，望着李四家门口本来属于自己的两根圆木，心里愤愤地说，走着瞧！

王五早就看中这两根圆木，一直在等机会。他想，李四已占着天时地利，再不下手就迟了。他一夜没睡好，直到鸡鸣三遍才有方案。

王五以大队小学负责人的身份找到胡队长，开门见山说，学校两间教室房梁又残又旧有安全隐患，要用那两根圆木更换。胡队长一听，事关师生安危，当即拍板同意。

王五得令，马上带人剪断铁线抬走圆木。李四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但不久，李四发现，王五一直未更换教室的房梁，恍然大悟——原来王五也对两根圆木心怀不轨！他立即向胡队长告状。王五推说要暑假学生放假才能更换。

假期说到就到。王五只好顺水推舟，请师傅勘探房梁。结果，原房梁挺好，杉木的，不必换。王五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两根圆木就这样仍存放在大队小学里。那天，刘六对胡队长说，既然不更换，两根圆木长期放学校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胡队长挠挠头皮，想想也是，问放哪合适。

刘六说，不如卖给我，10元钱。你看如何？

胡队长早就让两根圆木弄得心烦不已，“好吧，你拿去，钱给会计。”

刘六交了钱，两根圆木堂堂正正搬回家里。他盘算着做一张“懒佬椅”，闲时躺躺，挺好的。

怎知，张三、李四、王五找到胡队长提意见。“这个价钱我也要！”张三直言。“刘六岂不是捞公家油水！”李四愤愤不平。“要卖也要招标，价高者得。胡队长不公道……”王五一针见血。

无奈，胡队长下令退钱，重新把圆木抬回仓库门前公开招标。

“20元。”张三先开口，高抬起拍价一倍。

“30元。”刘六不甘心嘴边肉被抢走。

“35元。”李四雄心勃勃，反超争夺。

“40元。”王五志在必得，顺势而上。

“50元。”刘六一气之下，下猛注。

张三、李四、王五互相对望一眼，摇头苦笑，谁也没有再发声。

要知道，50元是一个老工人的月工资了。

胡队长的目光扫了一圈，停在刘六身上：“50元定啦！两根圆木归你。”

事后，大家都说价高了，不值。刘六老婆骂得难听，不让他去交钱。张三、李四希望刘六做个亏本买卖。王五则想刘六放弃，自己捡个便宜。

胡队长催刘六交钱，可他一直拖着。他想，自己要不成，别人也别想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两根圆木一直躺在仓库门口日晒雨淋。

张三、李四、王五也慢慢地对两根圆木失去了兴趣。

那天，饭堂的炊事员经过，用脚踏两下，从圆木发出的闷响判断已废。他想，做柴火还可以，抬上一根就要走。

这时，胡队长路过，问，拿它干什么？

“烧火做饭呀。”炊事员说。

“太浪费了，不行！”胡队长示意放下。

炊事员放手，“嘭”的一声炸响，圆木落地断成三截。

胡队长见状，摆摆手：“烧吧，烧吧，公物也算公用，谁都没意见。”